

马观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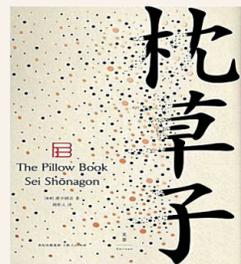
看见她力量 听见她声音

郑然

温柔的三月，微风轻拂，带来春的气息，也迎来了专属于女性的节日。每一位女性，都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宛如一本蕴含着无尽故事与智慧的书籍。翻开书页，她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或婉约、或激昂的篇章；在生活的舞台上，演绎着坚韧、温柔、勇敢的角色。

本期书单聚焦女性。在这里，你将遇见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女性的灵魂低语，感受她们的喜怒哀乐，从中汲取力量与智慧。

女性视角的诗意宇宙



翻开《枕草子》，仿佛推开一扇通往千年前的纸窗，遇见那位在宫廷光影中执笔的女性——清少纳言。她以珍珠般的敏锐观察，将贵族女性的细腻情感凝练成永恒的文字，字里行间流淌的不仅是时代的雅韵，更是一位女性对世界的温柔宣言。愿每位翻开它的女性，都能在字句间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纵使身处深宫高墙，灵魂依然可以如蝴蝶般自由飞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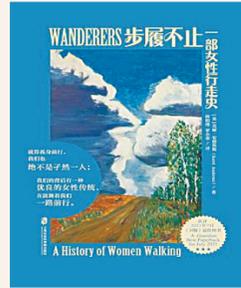
什么是真正的女性力量

女性力量正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重塑着我们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但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女性力量？从平凡女孩到杰出领袖，米歇尔·奥巴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蜕变？她的故事又能为今天的女性带来怎样的启发？如果你对这些问题充满好奇，不妨在米歇尔·奥巴马的《成为》中探寻答案。



《成为》不仅是一位女性的成长史诗，更是一份关于勇气、智慧与力量的深刻启示，它将带领我们走进米歇尔的世界，感受她如何突破界限，勇敢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

走出自己的路



女性行走的脚步将把她们的人生带向何方？《步履不止：一部女性行走史》将生动的历史故事与深刻的社会分析相结合，展现女性如何通过行走突破束缚、探索世界。该书深入探讨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权利、身份认同和自我表达等核心问题，为读者提供理解女性历史与现状的重要视角。从家庭到社会，从禁锢到自由，这本书将带您走进女性行走的壮阔历程，感受她们如何用脚步丈量世界，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女性的自我救赎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无数被家庭、文化或社会规训束缚的女性如何以教育为翼，在废墟上重建生命的维度。它不歌颂完美的反抗，而是以近乎悲悯的笔调，写下最朴素的真相：真正的自由，是学会在裂痕中栽种星辰，然后在星空下长出自己的翅膀。



情感疗愈指南



《放下前任》是情感疗愈领域的经典之作。从依赖到独立，从迷失到觉醒，该书透过作者个人成长的真实故事，讲述了女性如何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重新找回自信与力量。书中邀请读者思考爱与自我、依赖与自由、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女性在情感修复过程中面临的关键挑战。如果我们拓宽视野，看看女性如何在情感挫折中成长为更好的自己，我们也许可以更理解当下的困境，并找到通往幸福的道路。

女性主义入门读物

作为女性主义启蒙的经典读物，《女性主义》不仅是一本女性主义的入门指南，更是一份唤醒性别平等意识的行动倡议。书中，李银河以清晰明了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女性主义的核心思想与发展脉络，并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境，探讨了女性在职场、家庭、婚姻等领域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这本书将“女性主义”这一看似遥远的概念推向公众视野，原来女性主义正如历史上所有其他社会运动一样，也是人类追求公平与正义的重要力量。

他山之石

当杀死一半人类的疾病，遇上拯救亿万患者的神奇药物

宗禾



疟疾，在我国民间俗称“打摆子”，是一种古老又致命的流行病，杀死了近一半曾经在这颗星球上生活过的人。时至今日，每年还有数亿人遭受疟疾之苦。疟疾的克星——奎宁和青蒿素，拯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体现了现代科学的伟大成就，更让世界看到了传统中医药的深厚底蕴。

新药研发科学家梁贵柏的新作《双药记》，讲述的正是疟疾、奎宁和青蒿素的故事。这本书融合了历史和想象、科学和文学，展现了一幅与疟疾相关的壮阔历史画卷，正如序言作者韩松落所说：“这本书除了是一部医药史、交通史和战争史，也是对人类智慧和道德的深入剖析。”《双药记》展现了东西方在抗疟斗争上的殊途同归，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原创新作。

从古印加的神树到风靡世界的奎宁

古印加人很早就发现，生长于池塘边的一种树的树皮可以治疗疟疾。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于1532年率军征服印加帝国后，西班牙逐渐在南美建立殖民统治，大批欧洲人移民到利马，其中就有药剂师萨布里诺。1632年，他托人将一包当地的树皮粉带到了罗马，让罗马的药剂师尝试用它来治疗疟疾，这是第一例有记录的用南美的树皮粉来治疗疟疾案例。至于金鸡纳(Cinchona)这个名字的由来，则有一个美丽的传说。1629年至1639年，西班牙驻利马的总督是钦琼伯爵，他的夫人按西班牙语的习惯被称为钦琼夫人(Chinchona)。钦琼夫人到利马后患上疟疾，一名土著姑娘用树皮粉治好了她的病，钦琼伯爵随后订购了大量树皮送往欧洲，用于治疗疟疾，因而这些树皮被人们称为“钦琼纳树皮”(Chinchona Bark)。1742年，现代植物命名法的创立人卡尔·林奈将这种树命名为金鸡纳(Cinchona)，沿用至今。据说，这便是沿用了钦琼夫人的名字，至于林奈为何遗漏了字母“h”，至今仍是一个谜。

从新大陆传到旧大陆后，金鸡纳树皮粉救人无数，其中就有不少王公贵族，比如英王查理二世、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王太子，甚至还包括康熙皇帝。1692年，康熙身患疟疾，经大医医治无果，服用洪若翰等来华传教士进献的金鸡纳树皮粉才得痊愈，金鸡纳由此被清廷奉为圣药。

这种神秘的树皮粉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抗疟呢？

从18世纪中期开始，历经七十多年，化学家和药剂师们终于分离出了金鸡纳树皮中的抗疟活性成分，并将其命名为奎宁。此后，奎宁取代金鸡纳树皮粉，成为治疗疟疾的首选，更是成为在热带作战的军队之刚需，有时甚至影响战争走向。奎宁被广泛应用于治疗疟疾两百多年，于1909年被发现耐药性。人类需要一种新的抗疟药物。

从备受冷落的“青蒿一握”到举世瞩目的青蒿素

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曾提到青蒿治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此后的一些医书中，也有用青蒿熬汤、制丸治疟的方子。但“青蒿一握”重新出现在主流医书《本草纲目》之中，已经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了。李时珍整理和辨析医书典籍时，发现前人提到青蒿有青、黄之分。谨慎起见，他同时列出了“青蒿”与“黄花蒿”两个条目，也记录了葛洪“青蒿一握”的方子，但并未对其进行验证。青蒿仍然被埋没于故纸堆中。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疟疾肆虐，依赖进口的奎宁陷入短缺，人们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了传统中医药上，常山由此脱颖而出——中国药理学奠基人张昌绍的研究团队分离出“常山碱”，发现其效果甚至优于奎宁。而青蒿又一次错过了“出头”的良机。

1967年5月23日，一个代号为“523任务”的秘密科研项目正式启动了，其当务之急是研发疟疾的新型疗法，以帮助越南军民在战争中减少疟疾引起的非战斗减员。1969年1月，屠呦呦加入了“523任务”团队，带领组员从中草药里筛选能治疗耐氯喹恶性疟疾的新型药物。筛选了一百多个中草药样品后仍然一无所获的屠呦呦，再一次翻开《肘后备急方》时，忽然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就这样，被无数次错过的青蒿素终于浮出水面。

2015年，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如今，青蒿素已经被广泛用于世界疟疾高发地区。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与其他药物)用于联合治疗，估计可将疟疾死亡率总体降低20%以上，儿童死亡率降低30%以上。对于全球卫生事业的贡献不可估量。

其书其人：一半科学，一半文学

《双药记》讲述奎宁和青蒿素的故事，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历史记录和文学想象相结合的方式，带给读者一半科学、一半文学的独特阅读体验。

对于有明确文献记录的，梁贵柏在忠实还原的基础上，对具体的细节，如场景、人物、对话做了文学加工。比如葛洪在广州会晤刺史邓岳，1532年皮萨罗率领舰队征服印加帝国，郑和病逝于七下西洋的途中……这些都是有据可考的历史事件，但葛洪与弟子的对话、皮萨罗和印加将军的会面、郑和葬海的具体场景，都是作者用合理的想象补足的。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写作形式，是因为梁贵柏自己也是“一半科学，一半文学”。他儿时便便爱好文学，但受改革开放初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观念的影响，他选择了去复旦大学化学系读书。入校后，这名文学青年仍然流连于图书馆的文学名著，直到有机会改课改变了一切——课上所讲的伍德沃德-多林奎宁全合成让他一下子着了迷。后来，“523任务”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一篇有关青蒿素的署名论文的通讯作者周维善，来到课堂上讲解青蒿素的人工合成。而碰巧的是，周梁两家是邻居，“周家爸爸”看着梁贵柏从小长大。

早年对文学的爱好让梁博士在科研之余，走上了科普写作之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完成《双药记》也算是对一半科学、一半文学的自己有了一个交代。”

读有所得

电影文学史是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流变记录，周斌的《百年中国电影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超越单纯的史料整理，通过重构中国电影文学的主体性，为世界电影史贡献了中国话语。

时空经纬中的结构张力

周斌的史学建构表现为对传统电影史书写范式的突围，他摒弃了“编年体”与“断代史”的单一模式，转而以“历史纵轴—文化横轴—美学深度”的三维坐标重构百年电影文学史。全书以时间为经，将百年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个时期均以社会思潮、技术革新、产业变迁为背景，呈现电影文学与时代精神的共振。

在“启蒙与草创”章节中，作者未止步于对《定军山》《劳工之爱情》等早期作品的简单罗列，而是将电影文学置于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宏大语境中，揭示文明戏与鸳鸯蝴蝶派文学如何通过影像完成现代性启蒙。通过对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档案的挖掘，周斌指出：中国电影文学从诞生之初便具有雅俗共谋的双重基因——既承载知识分子改良社会的理想，又需迎合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这种“二元性”成为贯穿全书的核心线索。

跨学科视野下的范式突围

周斌的传统电影研究从“文本中心论”转向“文化场域论”，全书以电影文学为枢纽，串联起文学思潮、影像美学、产业机制、技术变革等多重维度，形成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在分析1980年代探索片时，作者不仅解读《黄土地》《红高粱》的文学改编策略，更将第五代导演的崛起置于思想解放运动、电影体制改革复合语境中，揭示文学性突围背后的文化政治博弈。

这种“大文化史观”的实践，在史料运用上体现尤为显著。著作中既有《申报》影戏广告、明星公司合同等产业档案的微观考据，又引入福柯“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等西方方法论，更通过口述史访谈补充官方史料的盲点，使历史书写兼具实证厚度与理论锐度。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突破“影戏”传统的窠臼，将纪录片、戏曲片、科教片等非虚构类电影纳入研究视野，如对《定军山》与京剧传统关系的分析，彰显了电影文学的多元性，也打破了文学性与电影性的二元对立。

主体性觉醒中的文化自觉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周斌始终秉持“中国性”立场，将电影文学史研究升华为民族文化主体的精神寻根。全书以“现代性”为问题意识，追问中国电影文学如何在中西碰撞中构建自身的美学范式；从郑正秋戏曲观对戏曲程式的转化，到谢晋政治伦理片对儒家伦理的诠释，再到贾樟柯故乡三部曲对后现代乡愁的表达，著作始终聚焦“传统文脉的创造性转化”这一核心命题。

这种文化自觉更体现在“以史鉴今”的现实关怀中。作者在梳理武侠片文学改编史时犀利指出当下IP改编陷入“技术奇观遮蔽文学精神”的困境，在总结主旋律电影文学流变时提出“个体叙事与集体记忆的平衡”是突破概念化窠臼的关键，这些洞见饱含对当下电影生态的深切观照。

重申电影文学史中的边缘声音

周斌并未将目光局限于经典作品与知名编剧，而是深入档案的褶皱处寻找被遗忘的书写者。1930年代上海电影界活跃的“亭子间编剧”群体首次获得系统性关注——这些蜗居在石库门阁楼的文人，白天为明星公司撰写通俗剧本谋生，夜晚却在油灯下翻译普多夫金的电影理论。他们创作的《马路天使》虽被归入左翼电影谱系，但其对市井风情的细腻描摹实则源于苏州评弹的叙事传统。书中披露的《电声》周刊编辑手记显示，编剧欧阳予倩曾将昆曲《牡丹亭》的“游园惊梦”桥段转化为《新女性》中阮玲玉的死亡蒙太奇，这种传统戏曲与现代电影的化合反应，在过往研究中长期被意识形态分析所遮蔽。

《百年中国电影文学史》通过系统梳理百年间电影文学创作、改编与传播的复杂历程，揭示出艺术形式与社会思潮的深层互动。这种宏观观照脉络与个体经验的研究方法，使该书既是一部详实的史料汇编，也成为理解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重要参照。

电影文学与时代精神的共振

冷冉 卢付林

我写我书

重新定义人与动物共居的空间

保罗·多布拉什切齐克

2010年，由建筑师珍妮·甘设计的摩天大楼爱克瓦大厦在芝加哥落成，并被誉为了既适合人类居住，又考虑到其他动物生活的典范建筑。它那波浪形的外立面和烧结玻璃可以避免鸟类接近建筑物的玻璃幕墙，造成鸟类受伤或死亡。

对于“动物友好”建筑来说，设定的门槛也许并不高——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将动物排斥在外，甚至视其为“低人一等”。更常见的是，动物只有在被认为对人类有用时，如作为牲畜、家养宠物、实验动物，或动物园和水族馆等消费场所中的景观时，它们的建筑才会被特别设计。如果这些动物并没有特殊的用处，那么它们常被视为“有害动物”，并被清除或消灭。当地球上建筑行业成为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的主要因素之一时，我们迫切需要改变自身与动物的关系，不仅要在设计建筑时考虑动物，而且要将它们视为共居者，并寻找一些措施来改变我们长期观念中的“人类例外论”。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真正的“动物建筑”，这就是《动物建筑》这本书的主题。本书将阐述30种不同的动物，

以开辟思考动物与人类建筑之间真正关系的新方法。书中涉及的动物既有最小的可见生物(昆虫)，也有最大的陆生动物(大象)，既有家养的猫和狗，也有被鄙视的蜜蜂和老鼠。

如果建筑能被动物们充分使用，会怎样呢？本书中的例子包括蜘蛛在房间的黑暗角落里结网，燕子在砖墙上为泥巢寻找理想的建筑点，河狸作为“景观工程师”与人类并肩工作，猫和狗利用我们的家具作为自己的休憩场所。人居环境的任何部分都能被非人类生物占据和改造，但人们会非常挑剔地选择允许哪些动物进入，或将哪些动物拒之门外，甚至是清除它们。

在建筑中为动物开辟空间，首先要意识到，非人类生命已经深深地融入我们的建筑以及想象当中。本书通过仔细观察动物如何创造或占据空间和结构，探讨了设计时需要考虑哪些动物因素。通过关注与动物的想象性互动，本书拓展了与其他生物共同生存的可能性。同时，本书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为了人类的居住生活，动物做出了何种牺牲——我们必须更加坦然地接受这一事实带来的



的不适；面对无法控制的混乱和痛苦，我们需要向前而不是逃避。简而言之，《动物建筑》构建于一个人类与动物已然相互交织的世界，无论我们或它们是否喜欢这样。